

凌辉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共和国的“公安大臣”

——杨奇清的故事



杨奇清的故

共和国的「公安大臣」

凌辉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公安保卫工作的领导人
杨奇清的故事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66号)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字数:14.4万 开本:850×1168 印张:8 插页:2
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崔 元
封面设计:蔡 晟 印数:1—2,000

ISBN 7-5358-1669-X/I·455 定价:9.0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厂址:长沙市远大一路马王堆 邮编:410001)

共和国的「公安大臣」

杨奇清的故事

杨奇清 1949 年 12 月在车站与周总理滕代远合影。左三为杨奇清。



毛泽东、徐向前、罗瑞卿和杨奇清在一起(1953 年)。左一杨奇清、左二徐向前、右一罗瑞卿。



杨奇清(右一)随同毛主席视察“长江”舰(1953 年)。



1978 年 12 月 2 日在杨奇清追悼会上，邓小平慰问杨奇清夫人肖彬。



目 录

开篇	(1)
一、智闯敌岗	(3)
二、给白军带路	(11)
三、柔和刚	(23)
四、巴西风云	(30)
五、保卫朱总司令过黄河	(38)
六、八路“神探”	(43)
七、爱的洗礼	(64)
八、断奇案、平冤案	(72)
九、处理“暴动案”	(90)
十、打入内部、诱敌上钩	(94)
十一、布下“顺风耳”巧唱“空城计”	(105)
十二、侦破京都第一案	(110)
十三、北平技术纵队特务落网记	(121)

十四、部署策反湘西大土匪罗文杰·····	(137)
十五、粉碎敌特阴谋·····	(144)
十六、护卫毛主席出访苏联·····	(150)
十七、侦破“万能潜伏台”·····	(159)
十八、挖出保密局天津特别组特务·····	(168)
十九、《国庆十点钟》的原型·····	(179)
二十、围歼美蒋空投特务·····	(185)
二十一、毛泽东的卫士长·····	(196)
二十二、在特大洪水面前·····	(201)
二十三、护卫周总理参加万隆会议·····	(205)
二十四、破获伪造总理批示的诈骗案·····	(214)
二十五、抓获英、美派遣的间谍·····	(219)
二十六、在历史的严重时刻·····	(229)
后记·····	(248)

开 篇

1978年12月2日午后，一辆素色灵车从北京东长安街缓缓向西驶去。人们怀着深深的哀思，低声啜泣，一双双泪眼凝望着灵车驶向八宝山。灵车上安放着一盒公安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杨奇清的骨灰盒。15时许，庄严肃穆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邓小平、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军委、政协全国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负责人，冒着凛冽的北风，驱车前来参加追悼会，并向杨奇清的夫人肖彬和子女表示亲切慰问。

公安部部长赵苍壁在悼词中说：“杨奇清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我国公安保卫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他的不幸逝世，使我们失去一位老战友、老同志，失去一位党和国家的忠诚保卫者，是我们党和公安战线的一大损

失。”

半个多世纪以来，杨奇清在一条特殊战线上奋斗了一辈子，他长期从事政治保卫和公安工作，与帝国主义间谍、国民党特务和国内外反动分子、刑事犯罪分子进行着智与勇、血与火的搏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前方总部，杨奇清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察觉出敌特的阴谋，及时侦破了妄图杀害我八路军前方总部首长的大案，保卫了我军首脑机关的安全；在太行山区，杨奇清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侦破了一起又一起离奇曲折的案子，纠正了不少冤假错案；新中国建立后，他主持和参与许多重大案件的侦破工作，例如侦破“万能潜伏台”案，炮轰天安门、破坏开国大典案，20万元巨额款诈骗案，保密局天津特别组特务案，万隆会议国民党特务阴谋杀害周总理等特大案件。他为保卫毛主席、保卫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在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中，有着不少真实动人的故事。

一、智 闯 敌 岗

这是1928年5月的一天，通红的太阳衔着那东来西去的白云亲啊亲个不停。也许是激怒了天王爷，突然间，阴云四合，把那太阳遮住了。

这时，无数黑压压的老鸦聒噪着，匆匆飞回老巢来了。也在这时，打从树林子里走出一个十四岁的伢子。但见他穿着一件用乌毛刺子染的布褂儿，光着一双脚丫子，肩上压着一根竹扁担，一头挑着一个小布袋，一头挂着串鲜嫩的竹笋。他快步往山外走去。一个老汉见了，怕他淋着雨，忙叫“叔伢子，戴个斗笠去呀！”“老爷爷，不，不用啰，你自己——戴吧！”叔伢子有点口吃地回答。那老汉摇了摇头，笑着对他道：“叔结巴，看不把你淋成只落汤鸡！”口里这么说，心里却巴望着天老爷莫下雨。叔伢子可是他的心头肉呀，他就这么一个独孙儿。这老人家祖辈住在湘赣边界的湖南省平江县嘉义郑沅洞里。叔伢子呱呱落地的时候，老

人急慌了，这个家朝无鸡啄米，夜无老鼠粮，到哪里去弄点米给“月婆子”赶奶呢？可苦煞了他这个公公。当时，叔伢子的爸爸外出做工去了，没有回来。老人一把屎，一把尿好不容易才把叔伢子拉扯这么大。眼下叔伢子要去嘉义镇上卖笋，老人家实在放心不下。按理说，郑沅洞竹林漫山遍野，竹笋特别多。要是往常年，笋子一拱嘴，就招来一群伢婆细崽挖竹笋，然后，挑到镇上，卖几个钱补贴家用。近年不同了，打从平江工农自卫军跟随毛委员上了井冈山，国民党军和还乡团进山骚扰，把郑沅洞和嘉义镇封锁了，谁还有心思挖笋？这样，笋子对嘉义镇一带的地主老财、老板、老总们来说，就成了金贵物了。叔伢子为啥冒着危险去镇上卖笋？因为他爸爸杨益德是地下党的交通员，今天地下党负责人交了一封紧急信，要他爸爸设法送到嘉义镇宝丰斋南货铺煮饭的陈大伯手里，大人去打眼，叔伢子就主动担起了这个送信的任务。

叔伢子快走出郑沅洞口时，猛然，见前面山坳里，有两个白军端着枪来回晃荡。他定了定神，便大大方方地朝山坳走去。“站住！小兔崽子哪儿去？”一个白军班长，鼓着一双金鱼眼，大声吼道。

“去嘉义镇做小买卖。”叔伢子把嘴朝笋子一努。另一个尖下巴的白军举着刺刀饿狼似的向叔伢子逼过来，“娘的，赤匪窝子里出来的，还能干好事，准是去给共产党送情报！”

叔伢子却不慌不忙地说：“老总，谁给共产党通风报信，那可是要杀头的，我可不敢干那号事。”他一边说，一边把身上那青布褂口袋翻过来，还把裤子抖了抖：“要是不信，你们就搜。”白军班长不去搜叔伢子的身上，却喝令那尖下巴白军将笋子抢过来。

“兔崽子，想骗老子？共产党的情报不在你身上，在这里头。”白军班长指着竹笋上厚厚实实的壳叶叫骂着。尖下巴蹲在地上，一个劲地剥那笋壳叶。叔伢子两眼盯着那笋子，眼看着笋壳一层层被剥去，心里紧张起来。这时他想到爸爸的交代：“遇事千万要沉着。”他若无其事地揉了揉眼睛，看到白军抢笋时，被摔在一旁的布袋子，心里一动，便走过去，将那小布袋捡起来，故意用双手紧紧捏住袋口。这情景，被白军班长看见了，他得意忘形地干笑着：“嘿嘿，老子走南闯北，谁能骗过我？你这兔崽子却老虎嘴上拔胡须——胆子可不小哩！快把布袋拿过来，我早就晓得共产党的情报就藏在这袋子里！”那尖下巴白军听班长这么一说，连忙丢下手中的笋子，一步窜过来，把叔伢子捏着的小布袋夺过去。他打开一看，口里“咕噜咕噜”直吞口水。白军班长见尖下巴白军半晌没吭声，便骂道：“混账东西，袋里装的什么？”尖下巴白军报告说“全是盐鸭蛋”。班长一听，笑得那张大嘴快要扯到后颈窝。叔伢子见白军上了钩，便乘机挑逗说：“老总，咯盐鸭蛋是我妈煮熟叫我送给满姑婆的。”尖下巴一听，更馋了，忙从袋里掏出一个给

白军班长递过去：“班长，这，这是煮熟了的，你尝尝，尝尝。”接着又凑到白军班长耳边，小声讨好说：“班长，您放心，我都搜查过了，没有什么可疑的。”那白军班长接过盐蛋，在枪托上敲了敲，壳没剥尽，就往嘴里塞，一边吃，一边说：“在这个穷山沟里捞上这东西，算老子有口福。”

叔伢子缠着那白军班长团团转，定要把蛋还给他，缠得那班长发了火，狠狠瞪了尖下巴一眼，尖下巴无可奈何地放下手中刚拿起的盐蛋，没好气地将那只竹笋一脚踢到前面大路上，抓住叔伢子的衣领直往前推，要叔伢子赶快滚开。

叔伢子装出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哇”地一声哭起来：“你们把蛋吃了，回去妈妈要骂我，呜呜……”一边哭，一边把笋子捡起来。

叔伢子机智地通过了白军的岗哨，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他顾不得揩汗，双手轮换提着那笋子，一个劲地向前奔。中午时分，叔伢子进了嘉义镇。他不知道陈大伯煮饭的宝丰斋南货铺在哪里，又不敢随便问人，怕引起敌人怀疑。时间紧迫，叔伢子站在街口发急。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弓腰驼背的娼妇。这娼妇手中提着捡破烂的竹篮，自言自语道：“这是什么世道，哪有我们穷人的活路！”叔伢子听了，知道这位娼妇也是个受苦人，爸妈常说：“天下穷人都是一条心。”叔伢子赶忙走上前去，亲切地叫着娼妇，向她问路。驼背娼妇仔细一看，见是一个提着笋子的山里伢

子，便连声叹气说：“不知你爸妈怎么放得下心，年纪轻轻的让你单个儿跑到镇上来。唉，也难怪，穷人有啥法子。”

娣娣慈祥地抚摸着叔伢子的头，亲切地说：“孩子，娣娣送你去。”她拉着叔伢子的手，转身往小巷走去。拐过又一个巷口，指着前面一座大门上镂着三个镏金大字的铺房门面说：“到啦，那就是宝丰斋南货铺。”叔伢子一见，高兴极了，他连声感谢驼背娣娣，转身朝那铺子走去。

叔伢子在铺子的四周细细地看了看，只见这铺房两端与其他铺房紧挨着，要到后面的厨房去，非得经过前面的铺房不可。叔伢子听陈大伯跟爸爸谈过，宝丰斋南货店老板是镇上白军营长的拜把兄弟，是坏透了的家伙。如果直接去找陈大伯，就会引起铺房里的人注意，那是不行的，如果在外面悄悄地等待陈大伯出来，时间又不允许。“得使个法子将大伯引出来。”叔伢子这样想着，踏进了铺房大门。铺房里冷冷清清的，只有一个戴着老花镜，蓄着八字胡的干瘪老头，坐在柜旁边的太师椅上打瞌睡。

“老板，听说你们铺里要买新鲜笋子，我给送来了。”叔伢子听陈大伯讲过，这个铺房的老板娘很喜欢吃麻辣子鸡炒鲜笋片。

那老头睁开睡意朦胧的双眼，见是一个卖鲜笋子的小孩，便没好气地嚷道：“吵什么，出去，出去！”说完又合上了眼皮。

叔伢子见这情景便高声大气嚷起来：“你过细看看，这

笋子又鲜又嫩又肥，最好吃，买了准包满意。”

这下可吵得干瘪老头发火了：“老子昨晚陪老板摸了一整夜的牌，冇精神跟你磨嘴巴皮。”他踉踉跄跄地走出铺台，一边骂着“滚开”，一边使劲将叔伢子往外推。叔伢子正要找个由头，便索性往地下一躺，哭闹起来：“哎哟，你不买笋就莫买，怎么打人！妈呀，痛哟！”

这哭声惊动了后面伙房里做饭的陈大伯，陈大伯从伙房里走出来，见是叔伢子抱着一只笋子在地上哭，心里便猜着是怎么回事。“你这孩子在这里吵什么？”陈大伯装出训人的样子，板起面孔，“我们李掌柜，可是个最有知识，最讲道理的人，怎么会打你？”那干瘪老头正被叔伢子吵得脱不了身，见陈大伯出来给自己“帮腔”，便赶紧往铺台里面走，嘴里骂道：“这卖笋的小子蛮不讲理，找老子耍赖，要不是老子冇精神，哼！打你个狗吃屎！”陈大伯见李掌柜提到笋子，便把话题接过去：“原来是卖笋子，那好说嘛！有什么可吵的，这一向，老板娘一再交代我买新鲜笋子，好不容易碰到了呢！”陈大伯把后面一句话说得特别重，为的是让干瘪老头听见。叔伢子是个聪明的伢子，也装出不认识陈大伯的样子，故意大声说：“笋子——我不卖了！”

“唉！唉，你这毛孩子，赌什么气！”陈大伯装出着急的样子。”笋子反正是要买的嘛！来，给我看看，嗯，笋子还不错。按市价每斤两个铜板，行么？”陈大伯“讨价还价”了。叔伢子瞧瞧那干瘪老头正闭着眼睛打瞌睡，便乘

机用手指了指笋子上穿了绳的小眼，说：“我不卖，那太便宜。”陈大伯会意，接着说：“好呀！别争了，三个铜板一斤，跟我去秤。”说着，便顺手将那笋子提过去，满意地望了叔伢子一眼，转身往厨房走去。

叔伢子到厨房向陈大伯说了几句话，拿了钱，完成了任务，心里挺高兴，忘了肚中的饥饿，欢快地走出嘉义镇。

当天晚上，山内的游击队与接到紧急信的镇内工人武装，内应外合，端了国民党清乡队的监狱，救出了被他们抓去的13个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消息传来，叔伢子甭说有多高兴。从此，他成了我党的一名正式的小交通员。

叔伢子的大名就叫杨奇清。

这一年，杨奇清参加了青年义勇队。一天夜里，他们与地方游击队配合，乘土豪劣绅和族长在郑家祠堂以祭祖为名大吃大喝之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了进去，把那班土豪劣绅抓起来，向他们筹集了一批粮食和银圆，并就地镇压了几名罪大恶极的劣绅，狠煞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同年，在中共平江县委领导下，20万农军浩浩荡荡直扑县城。17岁的杨奇清是扑城敢死队员，他和其他队员一道组成玩龙舞狮队，他掌狮头，两支锋利的尖刀就插在硕大的狮头里。这天清晨，游击队和群众，化装成和尚道士，抬菩萨还愿的，跑江湖玩把戏的，做小买卖的，走亲戚看热闹的，从四面八方往县城涌去。攻城信号一响，杨奇清等敢死队员迅速拿出暗藏的武器，率先冲入城内。一时间杀

声震天，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后因敌一个团的援兵赶到，才主动撤出县城，杨奇清等敢死队员由前队变为后队，掩护大队安全撤离。7月20日黄公略率驻在嘉义的独立五师三团三营举行暴动，杨奇清在嘉义区委书记涂正坤和区委委员李克家的带领下，赶去配合，参加了起义。接着，他作为向导，领着起义部队跨过汨罗江，从谢江、周方、思溪、钟洞等山区，避开敌人的岗哨，绕道来到平江县城，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独立五师一团起义部队胜利会合。7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和平江县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杨奇清扛着从国民党清乡军那里夺来的钢枪，为成立大会站岗。会后，各区、乡苏维埃政府相继建立，杨奇清的父亲杨益德调嘉义乡苏维埃工作。杨奇清回地方游击队，在辜家洞、灶门洞、黄金洞一带坚持游击战争，保卫胜利果实。

二、给白军带路

1928年秋季的一天，杨奇清从县委驻地接到上级紧急通知：彭军长率领的红五军去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明天中午经过黄金洞，要游击队筹备粮草，并配合消灭白军。杨奇清带着县委的紧急通知连夜赶回游击队驻地黄金洞。游击队女大队长胡筠看过通知后，双眉紧蹙。给红军筹备粮草，并紧密配合杀敌义不容辞，可是当时的处境是那样艰难：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三光”政策，把方圆几十里的村庄、房屋烧毁，粮食抢光，游击队自己都以野菜充饥，哪里还有粮食？大伙焦急地议论着。游击队副队长老张把衣袖一卷说：“山口大利团防局有的是粮食、肥猪，走，我们下山去，拼着性命也要打开团防局，为红军筹粮！”他一招手就要下山。胡筠一把拦住说：“团防局设有碉堡岗哨，还有一个中队的团丁防守，我们眼下人手少，武器差，硬拼怎么攻得进，要想个好计策才行。”她问一旁的杨奇清：